



源於真 李漢源 運

走進世界盃 (五)

1998年第16屆世界盃，主場由美洲移回歐洲，主辦國為法國。這一年，國際足協更改賽制，希望讓更多國家球隊參與，以加強可觀性及刺激性，因此參加球隊由24隊增加到32隊，而比賽場數亦由52場增加到64場，這個賽制一直沿用到目前；這一年，亞洲區增加到有4隊進入決賽周，包括沙地阿拉伯、韓國、伊朗、日本，只可惜4隊也無緣晉級。

開始計劃在國際廣播中心訂下地方作轉播之用，亦打算作現場評述；除此以外更另外派出三隊外景隊，走訪法國10個舉行世界盃城市，採訪32隊參賽隊伍，及租用流動衛星發射車，方便隨時可以在法國地標及景點，作現場直播相關世界盃花絮，也有介紹當地人民生活點滴及球場外的熱鬧情況。這種種的製作編排，跟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製作模式相似，租衛星車，在球場內放置獨家攝影機，也物色一些在當地生活的中國留學生，協助作翻譯嚮導及司機等等。

法國人辦事向來很有心思，在這次國際廣播會議中，也安排很多有特色的地方讓媒體參觀，希望世界各電視台能夠更加認識法國歷史。而當時我比較深刻的印象是被安排去一間遊樂場博物館，讓你了解幾百年前法國的人民生活方式；另外又派出法國著名球星出席，例如法國球王柏天尼，他也是我的偶像。有時難怪很多國家或地方，願意花巨額金錢去主辦世界盃或奧運會，這樣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作國家宣傳，是一個國家擁有一定國力的表現。



攝於巴黎聖坦尼法蘭西決賽球場！ 作者提供

以前電視台轉播世界盃，由於觀眾多，收視好，加上以往世界盃的版權費仍在合理範圍之內，是可以賺大錢的；1998年法國世界盃香港區版權費是120萬美元，加上是TVB與ATV平分支付，如此經濟的價格連廣告收入向來較低的ATV也能成功賺上一筆，奈何及後有線電視大勢一出，真是誰與爭鋒，爾後世界盃香港區版權費就天文數字般上升，其真實數據恐怕能講3天3夜，容日後再談。

除此以外，上世紀90年代的電視台對體育節目也很是支持，願意用多些成本去製作更好的節目，種種因素下，以前的電視台所製作的體育節目就更有溫度和深度了。

跟過往一樣，1998年世界盃決賽周舉行的前2年，我們會在巴黎舉行世界盃國際廣播會議，來自世界各地百多個國家及地方的200多個電視台參與會議，讓參與者了解大會製作方向及說出各自的想法及要求。當時，TVB

讀者對書中附有簡介的作者，至少也有過點頭認識，但是作者就無可能認識他的讀者群了，就算曾在書展場合會過面，也只限於「面」，總不如讀者因為讀過作者的作品，對他的思想和感情總算有點兒具體印象，比如讀者知道作者愛花愛狗愛貓，喜歡咖啡榴槤臭豆腐，不時爬山打球外遊探險，年近不惑依然單身之類。



每部書裡頭都有一個作者的靈魂。 作者提供

作者對讀者就一無所知了，甚至沒有想過可能有些讀者買了他的書，從來沒認真讀過，有些讀者看了三幾頁就把書束之高閣。如果是暢銷書的作者，最大的夢想，必然希望能像孫悟空

一刻也不能分割

新中國七十華誕，本來是值得香港特別行政區熱烈慶賀的事，港人也可以輕輕鬆鬆地走在陽光下，開開心心地分享節慶喜悅，但在連場暴力不斷升級的威脅下，交通幾近癱瘓，市面蕭條，市民都被迫留在家中或家附近，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度過了國家的生日。

「人」出發，突出普通人如何透過關心、關注乃至參與其中，發揮了個人這個「小我」力量，共同實現了「大我」成就。從而突出了在建國、強國之路上，普通老百姓的重要性，個人和國家是命運共同體。此乃電影的一大亮點和突破。

不過，在此時此刻，我看《我和我的祖國》，尤其聽到同名主題曲及其歌詞，別有共鳴：「我和我的祖國一刻也不能分割/無論我走到哪裡都流出一首讚歌/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條河/裊裊炊煙小村村落路上一道轍……」

七十載建國之路，人民陪伴着共和國走過了多少高山和河流，彎彎曲曲，起伏伏伏，總算走到了來之不易的今日，的確「一刻也不能分割」！

幸好今日通訊設施先進，讓我們可以留在家中跟全國人民一道歡度節慶，看到天安門廣場上一張張笑逐顏開的表情和昂揚的精神面貌，令失落的我們心裡有了些底氣——還有強大的祖國和血濃於水的同胞作後盾，迷惘的港人總會看清方向，走上陽光大道。

這也是我和身邊朋友的真切感受，一種從失望、悲憤、傷痛中找到的精神支柱：幸好我們的國家今日夠強大，也夠韧性，一定會幫助香港克服難關。

正是懷着這樣的心情，我在國慶日一大早就去看了《我和我的祖國》。這部獻禮大片由七個故事組成，分別講述建國七十以來牽動中國人的七件大事：《前夜》（一九四九建國升旗禮）、《相遇》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）、《奪



方寸不亂 方芳

當年國慶日採訪大閱兵

國慶這天，香港同胞可謂百感交雜，在家裡看電視直播七十年大閱兵，與祖國同胞分享節日的歡樂，為日益強大的祖國自豪；然而香港這邊，烽火連三月，黯然無光，實在傷心難過。

電視直播國慶大閱兵，最感動人心的是，一批在世曾經參與開天闢地的前輩，被安排在車上參與巡遊慶典，繼往開來，歷史銘記着他們；巡遊也是共和國的一部史書，每個歷史時期的領導人方隊出場，完整記錄七十年走過奮鬥的路；當然，群眾遊行的場面，國慶節日快樂，都一一寫在歡欣的臉上和狂喜的舞步。

現在，我們安坐家中觀看國慶大典直播，連主席台領導人表情都能看到了，這是幾十年前想像不到的。和一位三十五年前採訪過大閱兵的香港《文匯報》記者談起當年國慶日，實有天壤之別。三十五年前的一九八四年國慶閱兵，是文革之後也是改革開放之初，由鄧小平主持舉行，世界關注程度不亞於當今。當年的通訊設備簡陋，沒有互聯網，更沒有數碼拍攝，只有菲林拍攝，報道很有難度。

閱兵場上到底會展現什麼武器？是各家媒體事前爭相探索的目標。當年新聞來源渠道有限，作為駐京記者，每天傍晚都跑到天安門廣場觀察，當時參加閱兵的軍事單位都會輪流到天安門預演，火箭導彈等重武器也會實地開動。由於是演習，不用全面戒嚴，廣場看熱鬧的百姓，還有武器業評論家、退伍軍人等，我們置身其中，便會得到不少資料。

「十·一」國慶節那天，為了保證閱兵順利進行，北京城區嚴密戒備，記者所住的北京飯店，就在天安門廣場旁邊，雖然北京飯店是對外單位，但也接到指令，不得接待外訪者，鄧小平閱兵座駕經過時要關窗；酒店正面的長安街花園停車場也清空了，還派駐了公安車駐守。

傳媒朋友當時坐鎮北京飯店，協調各方信息，為了衝破通訊不便，爭取翌日在香港刊登彩色閱兵照片，作了詳細計劃，在軍事博物館頂樓拍攝的記者，在拍到大型火箭裝置經過天安門前後，馬上將相機連菲林交給接應的通訊員，朋友在飯店停車場接過菲林，來不及問交通員是怎樣通過保安嚴密的長安街，就馬上奔向機場，猶如緊湊接力賽。

值得自豪的是，當年國慶翌日，香港《文匯報》成了唯一刊登閱兵彩色照片的香港報章。

為了塑造一個強健的體魄，今年7月初，我在本地太極拳培訓點報名學習——陳式混元太極。用了一個月的時間，我和幾位新學員學完了陳式24式混元太極。我心血來潮，想趁熱打鐵，一塊學完陳式混元太極48式。於是，鼓起勇氣在群裡提議了一下。

和我同在一起的學員，有些不想學。他們擔心48式後半部分的動作難度稍大，學不會。我說，我們才50歲左右，就這樣畏首畏尾，不思進取，實在是不應該。難道我們要站在山腳下，仰望山頂的風光嗎？我們何不學山崖上的松樹，俯瞰天下，傲視四方呢！「暮色蒼茫看勁松，亂雲飛渡仍從容。天生一個仙人洞，無限風光在險峰。」隨後，我把這首毛澤東詩詞發在群裡，「學以致用」了一次。我選從公眾號找了一個89歲老太太打太極拳的視頻給大家欣賞，用以鼓舞士氣。結果，絕大多數新學員積極報名。我們又在一起學了半個月後，48式套路基本學成。

教練員房老師是個和藹可親的中年大叔，武藝武品俱佳。為了便於交流學習，學員們請房老師錄製了一遍48式陳式混元太極教學視頻。我特別喜歡那個視頻，不光是因為房老師拳打得好，還因為視頻的背景選擇相當有格調。房老師身後，幾棵高大的青松，樹樹黛色參天，棵棵霜皮溜雨。屠洪剛歌曲《中國功夫》，有句「臥似一張弓，站似一棵松。」房老師隨地一站，英武之氣，撲面而至，果然像一棵茂松，古樹盤根，風儀秀整。

視頻裡的松樹，是我們培訓點公園裡的松樹。這個公園裡，松樹品種頗多，有錦松、馬尾松、油松、青皮松、黑松等。松樹下或有長凳，或有假石山。我每次經過，都會坐在長凳下，感受着面前青松的濃烈氣息。松樹的風采奇絕，高標逸韻。

秋風起兮，又到了吃螃蟹的季節。

螃蟹和文化本來沒有關係，但偏偏有些人非要把二者扯上關係。原因在於我前些日看到的某報的某個欄目，格式是編者在每個社會新聞的後面進行一段點評。那位編輯披露了一則新聞之後便倒點評一番，但點評的文字大有問題，開篇即道「這不由使我們想到余秋雨的一句話：小人。」

看到這個開篇，我有些好笑，同時不禁困惑起來。首先，披露這個案例與余秋雨及其文章毫無關係。其次，「小人」這個詞並非余秋雨先生創造的。那麼為何要拉余秋雨先生出來？其實，那位編輯寫下這句話，除了想批評一下案例中的人物之外，可能更想透露給我們的的信息是：他讀過余秋雨的不少文章。他以為有了這句話，他的「點評」就有分量了。這當然使得這篇「點評」變得不倫不類，本來想說的淺顯的道理，經這麼一繞，反而讓人興味索然。



七嘴八舌 小臻

國慶閱兵生動的國民教育課

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，國家舉辦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閱兵式和群眾巡遊。閱兵場面恢弘壯大，展示出中國的強大，不僅讓內地14億人及海外華人熱血沸騰。連英國、澳洲、美國等外媒記者也被閱兵的畫面深深震撼，驚歎於中國老百姓的愛國情懷，感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底氣。

習主席講出「沒有任何力量能撼動我們偉大祖國的地位，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進步伐。」這句話，就是告訴那些想打壓中國的外國人聽，中國不是好欺負的！可惜香港仍有一班暴徒在國慶日搞破壞，令交通癱瘓，甚至縱火、燒國旗、衝擊警察防線打傷警察，他們不自量力以為可以撼動國家，相信這筆賬國家遲早會和他們算的。

也因為交通癱瘓，出外不安全，多了不少香港市民留在家觀看國慶閱兵式及群眾巡遊。大家都被盛大場面感動，見到為建立新中國曾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老兵，真實地感受到中華民族經歷了不少苦難才換來和平盛世，看到目前中國的富強，人民的幸福。在群組不少留言說：「以前無愛國觀念，經歷香港這3個月的動亂，再看到國家愈來愈強大，我愈來愈愛國。」

而不少外媒記者也從國慶閱兵式中了解中國巨變，英國記者採訪後感慨：中國過去窮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，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時，參閱飛機只有17架。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強國，有非凡的經濟和軍事實力，高超音速無人機和足以抵達美國境內的東風-41洲際導彈。澳洲媒體翻出了中國過去幾十年的閱兵老照片對比，讚歎中國從「東亞病夫」到世界強國只花了短短70年，很厲害！難怪人們都說「看國慶70周年大閱兵，讀新中國70年歷史」。

的確，相信不單止香港人、外國人，相信內地的90後、千禧新世代也是許多人不知國家盛世是經過多少先輩的付出換來的，幸福日子過久了，小小不如願就滿腹牢騷，吃少少苦就埋怨父母，發脾氣，埋怨社會搞對抗。今次國家藉機為他們上一堂國民教育課。

最欣賞是「十·一」國慶前夕，習主席以國家最高規格褒獎英雄模範，推動全社會敬仰英雄模範，要像英雄模範那樣忠誠、樸實奮鬥，英雄輩出才令國家強大。又率領他的班子特別到毛主席紀念堂，向毛澤東坐像三鞠躬，瞻仰遺容，表達對革命家深切緬懷，感謝他們。希望此舉能啟發青年一代懂得感恩，樸實奮鬥不怕吃苦，讓先烈的奮鬥精神繼續往來。

而10萬名群眾和70組彩車組成30個方陣，以時間為軸，歷史為本，濃縮了70載共和國故事，男女老幼跳着笑着展示着自己那個時代的風貌。印象深刻的單車鈴聲交織的舞步環繞，單車曾經是內地一個年代標誌性的運輸、代步的交通工具，單車的發展進程就是中國人生活水平提升的時代指標，它從曾經是主要交通工具，到如今是運動健身工具，它的演變是反映了內地人生活改善的進程，很有意思。



百家廊 山林

松樹的精神

看到它們，我就會肅然起敬。我曾經借此教育我的女兒。女兒考上大學那年，我送她去北京，特意囑咐她，在外求學，千萬不要被大都市的燈紅酒綠所迷惑而喪失本心，迷失自我。女兒說，好的，媽媽。上了大學，我們母女再也不像從前那樣隨時隨地促膝談心。平日裡，靠手機微信溝通。這天，我收到了女兒的消息。她說：「媽媽，我大學畢業後，就要踏上社會了，在生活中，萬一遇到困難，您一定做我堅強的後盾啊！」

收到這條信息的時候，我正在公園漫步，近前的綠化帶裡，有幾棵威武不屈的松樹。這些松樹在北方風雪的無情壓迫下，仍舊保持着青綠的顏色。它們立在那裡，百折不撓，對抗着凜冽的北風。我心有所感，立刻回覆女兒：「孩子，你仔細看看戶外的青松，它是歲寒三友其中的一員猛將。它有非凡的毅力，堅貞的品格。它不畏嚴寒，四季長青。它年年歲歲，歲歲年年，始終保持着自己的本色。它不怕狂風吹，大雪壓不倒，難道它有什麼可以仰仗的嗎？沒有，它靠自己頑強的生命力存活在世間。你要學習它的精神，努力去適應社會，而不是瞻前顧後，疑慮重重。」

我又搬出詩仙李白的《贈韋侍御黃裳》中的幾句鞭策女兒。「願君學長松，慎勿作桃李。受屈不改心，然後知君子。」女兒調皮地回覆道：「媽媽，您真是松樹的鐵桿粉絲哦！」在我的書房裡，掛着一幅從市場淘來的書法作品，上書唐朝李群玉的《書院二小松》。曰：「一雙幽色出凡莊，數粒青煙兩丈鱗。從此靜窗閑細語，琴聲長伴讀書人。」兩棵小松樹，形不成松濤陣陣。細微的動靜如輕扣琴弦，和讀書聲摻雜在一起，讓讀書人精神振奮。我很喜歡這首詩的意境，也很想附庸風雅，在自己院子裡栽上兩棵小松樹，讓松聲細語也來陪伴我的讀書時光。可惜，小院不

大，不是松樹的理想場所。閨蜜阿慧初學繪畫，畫技欠佳。我說，我不嫌棄，給我畫兩棵小松樹吧！阿慧吃了定心丸，用了一晚上的時間，草就了一幅畫作。我十分滿意，找人裝裱了，掛在書房。有雅客來訪，居然大讚其美，云：「眼前秀木初長成，龍鱗已泛長壽身。」松樹着老而邁勁，原始而古樸。樹皮長到一定程度，會翻捲開來，卻不隨意脫落，而是自下而上，爬滿了枝幹。長壽嘉木，「龍鱗」護體，真是帥呆了！

我去北京遊玩的時候，在北海公園，邂逅了一棵古老的松樹。這棵松樹名列北京十大古樹之一，還被乾隆皇帝封過官號。這是一棵油松，高大挺拔，青翠靈秀，至今已800多歲，樹高20米以上。相傳，有一年盛夏時節，乾隆皇帝在北海公園一帶遊賞美景。路走多了，暑氣難消，汗流浹背。當他看見這棵油松，愛慕之心頓起，打算在此乘涼。宮人趕緊擺案，伺候皇帝小憩。松風徐徐，清涼自生。皇帝龍顏大悅，遂封這棵油松為「遮蔭侯」。

松蔭既可納涼，亦可供詩人高臥。「偶來松下，高枕石頭眠。山中無盡日，寒盡不知年。」這是唐朝詩人賈島的《松下偶成》。詩人在山中過着恬淡的隱逸生活。某天，山間獨行，忽而發現一棵松樹古拙可愛，樹底下橫互着一塊天然美石。詩人動了雅思，何不和青松相伴，睡上一會兒？最美的休閒時光，就這樣定格在了歷史的空間。

我們小區裡的松樹品種，多是馬尾松。此松樹，針葉很長，還會開花。馬尾松花兒像個「大疙瘩」，不甚美麗，也不引人注目。有一天，我樓前那棵馬尾松突然變得金光閃閃。我驚訝一聲，好靚啊！跑出去一瞧，原來是樂樹上的小黃花兒，落滿了馬尾松枝。馬尾松和樂樹比鄰而居，風吹樂花落，一樹黃金衣。我拍了幾張美照，從此，馬尾松的別樣風采，長存矣！

而被這「泡沫經濟」所滋養的「泡沫文化」，情況看來並不更妙。尤其危險的是，泡沫經濟的衰敗已為多數人所認識，而「泡沫文化」正像螃蟹一樣肆無忌憚地橫行，所過之處，惹來一片艷羨的目光。但我想，螃蟹無論如何猖狂，終不過是一道下酒菜。它自有它該去的地方，當然絕不是文壇。

我的奶酪引致圖書界的「奶製品」過剩；一本《哈佛女孩劉亦婷》引出《哈佛男孩》、《劍橋女孩》等等，每年的全國書市都有幾十萬冊。

當我們把「文化」當做不乾膠到處張貼的時候，我們是否認真地想過，我們真正理解了這兩個字嗎？說句重話，我們有沒有褻瀆這兩個字？由此想到多年前曾經的東南亞金融危機，幾個月工夫讓幾條龍變得日益像幾條蟲，毫無翻身的跡象。那種曾讓多少人驕傲一時的所謂「東方的輝煌」，已經像一抹殘霞在天空作最後的逗留。「泡沫經濟」的幻滅，是一個世紀留給另一個世紀的尷尬遺產。

而「泡沫經濟」所滋養的「泡沫文化」，情況看來並不更妙。尤其危險的是，泡沫經濟的衰敗已為多數人所認識，而「泡沫文化」正像螃蟹一樣肆無忌憚地橫行，所過之處，惹來一片艷羨的目光。但我想，螃蟹無論如何猖狂，終不過是一道下酒菜。它自有它該去的地方，當然絕不是文壇。

現在很多人寫書寫文章，甚至說話，都要努力地提高文化「品味」，喜歡在文章前面戴上雲山霧罩的帽子，底下穿上莫測高深的靴子。增加「品味」本來應該是好事，但這些人偏偏並不認真地讀書，卻又想靠「引經據典」增加文化含量，於是「抓到籃裡便是菜」，使得文章裡聚集着愈來愈多的泡沫。泡沫一多，便有些像螃蟹，一頭霧水且張牙舞爪，讓讀者面對猙獰，誤解「文化」。

照此模式，我們將來大可以這樣寫文章。「看到這個女人，不由使我們想到《詩經》裡的一句話：淑女；或者「看到這個男人，不由使我們想到《詩經》裡的另一句話：君子」。當然，上面說的是一件小事。比這更嚴重的情況正在文化界氾濫成災。

翻開報紙雜誌，打開網絡頁面，觸目皆是玄而又玄的文章。明明是談人際關係問題，非得「形而上」到「形而下」地折騰一番；明明在說提高覺悟力問題，硬要扯上「人文關懷」。至於出版界，更是每書必炒。當年一本《誰動

了我的奶酪》引致圖書界的「奶製品」過剩；一本《哈佛女孩劉亦婷》引出《哈佛男孩》、《劍橋女孩》等等，每年的全國書市都有幾十萬冊。

當我們把「文化」當做不乾膠到處張貼的時候，我們是否認真地想過，我們真正理解了這兩個字嗎？說句重話，我們有沒有褻瀆這兩個字？由此想到多年前曾經的東南亞金融危機，幾個月工夫讓幾條龍變得日益像幾條蟲，毫無翻身的跡象。那種曾讓多少人驕傲一時的所謂「東方的輝煌」，已經像一抹殘霞在天空作最後的逗留。「泡沫經濟」的幻滅，是一個世紀留給另一個世紀的尷尬遺產。

而「泡沫經濟」所滋養的「泡沫文化」，情況看來並不更妙。尤其危險的是，泡沫經濟的衰敗已為多數人所認識，而「泡沫文化」正像螃蟹一樣肆無忌憚地橫行，所過之處，惹來一片艷羨的目光。但我想，螃蟹無論如何猖狂，終不過是一道下酒菜。它自有它該去的地方，當然絕不是文壇。

現在很多人寫書寫文章，甚至說話，都要努力地提高文化「品味」，喜歡在文章前面戴上雲山霧罩的帽子，底下穿上莫測高深的靴子。增加「品味」本來應該是好事，但這些人偏偏並不認真地讀書，卻又想靠「引經據典」增加文化含量，於是「抓到籃裡便是菜」，使得文章裡聚集着愈來愈多的泡沫。泡沫一多，便有些像螃蟹，一頭霧水且張牙舞爪，讓讀者面對猙獰，誤解「文化」。



獨家風景 呂書練

文化不是標籤貼

現在很多人寫書寫文章，甚至說話，都要努力地提高文化「品味」，喜歡在文章前面戴上雲山霧罩的帽子，底下穿上莫測高深的靴子。增加「品味」本來應該是好事，但這些人偏偏並不認真地讀書，卻又想靠「引經據典」增加文化含量，於是「抓到籃裡便是菜」，使得文章裡聚集着愈來愈多的泡沫。泡沫一多，便有些像螃蟹，一頭霧水且張牙舞爪，讓讀者面對猙獰，誤解「文化」。

照此模式，我們將來大可以這樣寫文章。「看到這個女人，不由使我們想到《詩經》裡的一句話：淑女；或者「看到這個男人，不由使我們想到《詩經》裡的另一句話：君子」。當然，上面說的是一件小事。比這更嚴重的情況正在文化界氾濫成災。

翻開報紙雜誌，打開網絡頁面，觸目皆是玄而又玄的文章。明明是談人際關係問題，非得「形而上」到「形而下」地折騰一番；明明在說提高覺悟力問題，硬要扯上「人文關懷」。至於出版界，更是每書必炒。當年一本《誰動

了我的奶酪》引致圖書界的「奶製品」過剩；一本《哈佛女孩劉亦婷》引出《哈佛男孩》、《劍橋女孩》等等，每年的全國書市都有幾十萬冊。

當我們把「文化」當做不乾膠到處張貼的時候，我們是否認真地想過，我們真正理解了這兩個字嗎？說句重話，我們有沒有褻瀆這兩個字？由此想到多年前曾經的東南亞金融危機，幾個月工夫讓幾條龍變得日益像幾條蟲，毫無翻身的跡象。那種曾讓多少人驕傲一時的所謂「東方的輝煌」，已經像一抹殘霞在天空作最後的逗留。「泡沫經濟」的幻滅，是一個世紀留給另一個世紀的尷尬遺產。



琴台客聚 伍杲杲

文化不是標籤貼

現在很多人寫書寫文章，甚至說話，都要努力地提高文化「品味」，喜歡在文章前面戴上雲山霧罩的帽子，底下穿上莫測高深的靴子。增加「品味」本來應該是好事，但這些人偏偏並不認真地讀書，卻又想靠「引經據典」增加文化含量，於是「抓到籃裡便是菜」，使得文章裡聚集着愈來愈多的泡沫。泡沫一多，便有些像螃蟹，一頭霧水且張牙舞爪，讓讀者面對猙獰，誤解「文化」。

照此模式，我們將來大可以這樣寫文章。「看到這個女人，不由使我們想到《詩經》裡的一句話：淑女；或者「看到這個男人，不由使我們想到《詩經》裡的另一句話：君子」。當然，上面說的是一件小事。比這更嚴重的情況正在文化界氾濫成災。

翻開報紙雜誌，打開網絡頁面，觸目皆是玄而又玄的文章。明明是談人際關係問題，非得「形而上」到「形而下」地折騰一番；明明在說提高覺悟力問題，硬要扯上「人文關懷」。至於出版界，更是每書必炒。當年一本《誰動

了我的奶酪》引致圖書界的「奶製品」過剩；一本《哈佛女孩劉亦婷》引出《哈佛男孩》、《劍橋女孩》等等，每年的全國書市都有幾十萬冊。

當我們把「文化」當做不乾膠到處張貼的時候，我們是否認真地想過，我們真正理解了這兩個字嗎？說句重話，我們有沒有褻瀆這兩個字？由此想到多年前曾經的東南亞金融危機，幾個月工夫讓幾條龍變得日益像幾條蟲，毫無翻身的跡象。那種曾讓多少人驕傲一時的所謂「東方的輝煌」，已經像一抹殘霞在天空作最後的逗留。「泡沫經濟」的幻滅，是一個世紀留給另一個世紀的尷尬遺產。